



科文图书

科文证券点金丛书

无论牛市、熊市，始终笑傲股市！

附 中国股市名词解释、大事记等

股票

最新
增订版

字字箴言，投资者的必读经典 精彩案例，投资者的操作宝典

作手

Edwin Lefèvre
[美]埃德温·勒菲弗◎著
杨丽娜◎译

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捕捉到所有的起伏，在多头市场里，你的做法就是买入和捂紧，直到你认为顶部出现为止。如果想这么做，那就必须得研究大势，而不是只研究消息或影响个股走势的个别因素，然后你要做的就是忘掉所有的股票，永远忘掉！一直到你认为市场反转、整个大势开始反转为止。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科文证券点金丛书



股票 作手回忆录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最新
增订版

Edwin Lefèvre

[美]埃德温·勒菲弗◎著
杨丽娜◎译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股票作手回忆录/(美)勒菲弗著;杨丽娜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80742-594-6

I. 股… II. ①勒…②杨… III. 股票—证券投资—经验—

美国 IV. F837.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9656号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

电话 0791-6894736(发行热线) 0791-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名 股票作手回忆录(最新增订版)

作者 [美]埃德温·勒菲弗著 杨丽娜译

出版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姚雪雪 吴山芳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网上购书 www.dangdang.com(当当网)

印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80千字

版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书号 ISBN 978-7-80742-594-6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10-69597881

目 录

第一章	华尔街没有新事物	/1
第二章	不要跟股市怄气	/11
第三章	股市只有一面	/23
第四章	在适宜时机才能赢钱	/31
第五章	思考大盘，而非个股	/43
第六章	遵照自己的判断	/53
第七章	在正确的时机买进和卖出	/63
第八章	多头市场看多，空头市场看空	/69
第九章	为自己该赚的钱而工作	/79
第十章	投机客的敌人——希望和恐惧	/91
第十一章	投资应像一个桌球专家	/101
第十二章	股市不是乐善好施的仙女	/111
第十三章	自大是投机客的“富贵病”	/123
第十四章	唯一要效忠的是正确	/133
第十五章	投机交易无绝对确定之事	/145
第十六章	靠小道消息交易极为愚蠢	/153
第十七章	观察会让你得到值钱的 “内部消息”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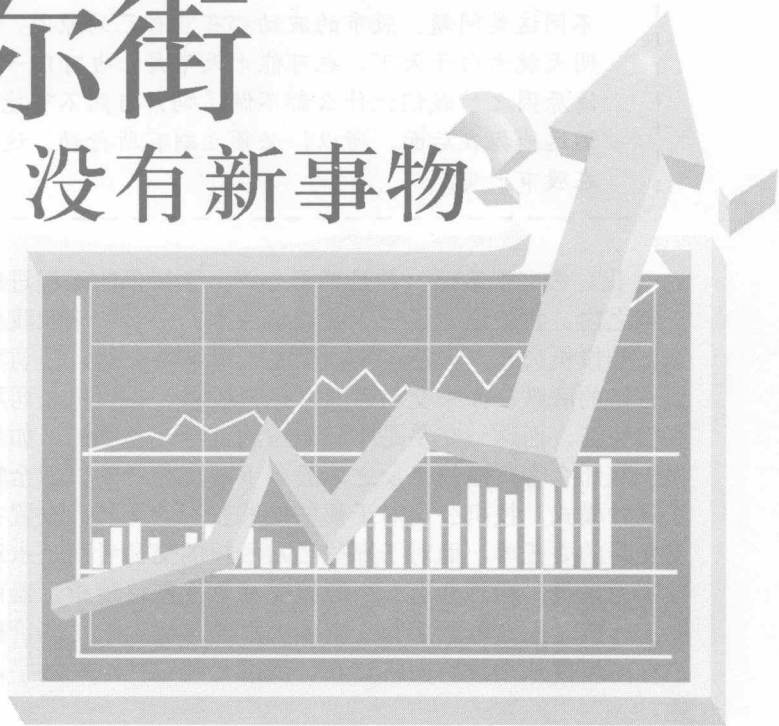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投机客要做到泰然自若	/179
第十九章	股票投机成功的基础	/187
第二十章	股市如战场，牢记战略和 战术之别	/193
第二十一章	账面上的利润	/201
第二十二章	狗绝对不会愚蠢到反对咬狗	/213
第二十三章	当心不具名的内线人士的 解释	/227
第二十四章	股市上无常胜将军	/235
附录		/241
附录一	股市名词解释	/242
附录二	中国股市大事记	/250
附录三	宏观经济政策对股市的影响	/256

第一章

华尔街

没有新事物





1、股市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前发生过，以后也会再发生——就是华尔街没有新事物——这是由前辈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因为投机就像山川河流一样古老，所以注定了华尔街不可能再发生新事物。

2、我14岁时不会问大盘为什么涨跌，今年我40岁也一样不问这类问题。股市的波动都有它自己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明天就大白于天下，也可能十天半月，也可能一年半载，在弄清原因之前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当然不可能，不然就得给远远地抛在后面，所以，必须立刻有所行动。这样的事情经常在股市上演。

我对数字很敏感，并且善于心算，学校里的课程进度不能满足我，所以一年之内，我就学完了三年的数学课程。中学一毕业我就开始工作了，在一家证券投机公司（译注：实质上是一家赌博公司，公司和交易者对赌，赌股票价格的涨跌。如果交易者买入一只股票，在投机公司填写一张单据，作为买卖凭证，而这一交易是不记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如果交易者赌中了，价格上涨那么客户赢钱；反之，股票下跌交易者的钱就全输给了投机公司。基于这种模式，投机公司对于那些能够获利的交易者设置各种限制，甚至不接受交易的委托单，而对于那些经常亏损的交易者则是永远笑脸相迎。）里当数字记录员。通常会有一个股票交易者坐在行情指示器前喊出价格，记录员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数字写在营业大厅的黑板上。这些价格出现得非常快，可这样的速度从来没有困扰过我，我总是能记住这些数字，这对我来说不成问题。

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是股市交易时间，这段时间我会非常忙碌，很少有机会和同事们说话，可是我并不在意这一点。

但是，忙碌时也是我思考工作的时间。在我看来，黑板上的这些数字不单纯代表股票价格，这些数字具有某些意义，需要我们找出其中的奥妙。这些数字不断变化，变化才是帮我找到奥妙的关键。但是我不想去想这些数字为什么要变化，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在我眼里只是一些数字在不断变化。在我的工作时间里——每天五小时和周六的两小时——必须要思考的



就是数字如何变化。我对价格的兴趣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前一天一些股票的上涨或下跌前的变动过程我会记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心算的能力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股票的价格在上涨或下跌前都会有一些特定的表现，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这也是指导我如何行动的指路标。这个时候我14岁。我在工作中观察了几百次后，在心里默默地检验这些“指路标”的正确性，查看股票今天的走势与几天前有何不同，后来就开始大胆地预测价格。这段时间的经验告诉我，指引我的就是股票过去的走势表现，我根据这些走势表现总结出了一些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来寻找走势与之相吻合的股票。

股市如同一个大战场，大盘是我非常信赖的望远镜，这个望远镜让我看到各处的战况——何时买盘强何时卖盘弱。

股市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前发生过，以后也会再发生——就是华尔街没有新事物——这是由前辈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因为投机就像山川河流一样古老，所以注定了华尔街不可能再发生新事物，这使我不忘记这一点。对我来说重点就是记住何时发生、如何发生，这就是我的屡试不爽的经验。

我把它看做是游戏，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急切，想预测所有股票的涨跌。我把观察结果记在小本子里。与众不同的是，本子上记载的不是股票的交易记录，而是我猜对了还是猜错的记录，这样不会纸上谈兵式地把自己变成富翁或穷光蛋。这个时候，我对证实自己观察是否精确的兴趣更甚于判断下一步的走势，因为这就是验证我预测得是否正确。

曾经关注过一只热门股票，这只股票在波动后，我都会根据之前下跌的状态判断它下一次下跌前的走势。于是我记下它周一的价格，再根据它过去的表现记录下我对这只股票在周二周三的走势的预测。下一步就交给时间了，到时候再和实际的走势比对，验证我判断得是否正确。

我就是从这时开始对股票和大盘的讯息感兴趣的。我14岁时不会问大盘为什么涨跌，今年我40岁也一样不问这类问题。股市的波动都有它自己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明天就大白于天下，也可能十天半月，也可能一年半载，在弄清原因之前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吗？当然不可能，不然就得给远远地抛在后面，所以，必须立刻有所行动。这样的事情经常在股市上演，记得空管公司（Hollow Tube）在前天下跌了3个点，而别的股票都在大幅回升，在第二周的周一空管公司的董事会通过了分红方案，这就是原因。董事们知道自己做什么，他们没出售，也没有买进，没有大量的买盘，所以也没有理由会上涨。

我一直记录了六个月，在这六个月里我工作一结束就把当天需要记录的数字写在本子上，希望在数字的变化之中找到其中的规律，这就是学习解盘，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样就是解盘。

一天中午，我正在吃午饭，办公室的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同事忽然来找我，他问我：“你有没有钱？”

“为什么要这么问？”我说。

“嗯，我得到博林顿铁路公司（Burlington）的一条内部消息，如果我能有一个合伙人，我希望他能和我一起。”他急切地说。

“合伙人？一起做是什么意思？”我问。在我看来，只有富有的股票交易人才能靠内部消息玩股票，这种投机游戏至少几百美元，有的甚至需要几千美元，换句话讲，就是这个人必须是个富翁，至少得有私家马车和戴丝绒帽子的车夫。

“我想要试试，你有兴趣吗？你有多少钱？”他说。

“你需要多少钱？”我问。

“我拿出5美元，可以买5股。”他说。

“你要怎么做呢？”我继续问。

“我要拿一些钱当保证金，到空中交易证券商那里，以他们出的最高价买进博林顿铁路的股票。到时候这只股票一定会涨，我们的钱一下子就会涨一倍，钱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他信心十足地跟我说。

钱是否能增加一倍我并不关心，我只对博林顿铁路的股票是否会上涨感兴趣，于是我拿出我的本子，查查我的本子是否真的预示了这只股票要上涨。果然，我的本子上记载的内容预示着博林顿铁路的股票要上涨了，因为它目前的走势同之前的几次上涨前的走势形态是相同的。在我看来，这是检验我的预测是否精确的一个天大的良机，如果我的研究成果不能赚到钱，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那个时候我还没买卖过任何一只股票，我也没像其他同龄人一样赌博过，但我还是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他，在附近一家空中交易证券所买了博林顿铁路的股票，两天后我们卖出了这些股票，一共赚了3.12美元。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从这时开始我按着我的秘籍去投机公司买进卖出了。在我看来，买和卖没有任何差别，我应用秘籍里总结出来的方法，不单纯是买卖股票，也不受买卖的内幕所支配，这只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在投机公司里我的这一套方法是最理想的，在投机公司里的交易人只是拿着印有股票价格的纸条赌博而已。

我的成绩非常棒，没过多久我就放弃了记录员的工作，记录员的工资非常低，在投机公司里赚的钱要比当记录员的工资要多很多。起初我的父母都反对，但是当我交给他们在股市里赚来的第一个1 000美元钱的时候，他们同意了。

在我15岁的时候，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 000美元，当把那1 000美元钱交到妈妈手里的时候，在她眼里我不仅看到了吃惊，还有些许的恐惧。这些钱并不包括我当记录员时拿到的工资，都是我在投机公司里赚来的，而且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妈妈每次看到这些钱都觉得不是真的。她要我把钱都存到银行里，在她看来，一个15岁的小孩白手赚到这么多钱是件很不可想象的事情，她害怕我受到诱惑。可是我并不为这些事担心，我只想继续证明我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同时，证明的过程是我的乐趣。我买了10股股票，这10股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我买了100股，就会使我的正确性增加10倍，这就是我增加保证金数额的原因。拿着仅有的10块钱去冒险比拿着只是财产一部分的100万去冒险更加勇敢，所以这不能证明我的勇气。

15岁这一年，我过得很好，在股市里赚到了在当时看来相当大的一笔钱。在这种比较小的投机公司里如果有人一次交易20股的话，会让人非常吃惊，会以为是约翰·盖茨（John W. Gates）或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 Morgan）大驾光临。这一行的利润出奇的高，就算是按规定经营赚正当的钱，除股价的大幅波动收走顾客少部分钱，一个小小的回档，也可以把交易人0.75美元的保证金收走。那时的投机公司很少会赚交易人的小钱，他们有更多的法子赚到顾客更多的钱，而且不会赖账，因为当时有比较完善的信用制度，如果赖了账，那就再也别想泡在股市里炒股了。

我一直单独操作，不需要把我的交易告诉任何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谁也帮不上忙，所以我没有“部下”，没有伙伴，是个光杆司令。如果股价没有按我的判断走，“部下”会有损失；如果价格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伙伴再多也不可能让股价掉转方向。我用我的智慧交易股票。

没过多久，就算我拿出保证金，他们也不要我交易了，因为我一次次打败他们，害他们赚不到钱。“少年作手”这个外号就是那个时候叫出来的。从一家公司换到另一家公司，有时候我还得用假名才能交易。多次碰壁以后我得小心地有策略地交易，一开始只能做小交易，每笔交易最多是20股，他们一旦怀疑我，我就马上把钱输掉，然后再狠狠地赚回来，这样几次以后，他们就会发现赚我的钱非常困难，就会让我到别的公司去交易。

我在一家比较大的公司里交易了几个月，一直在等着被他们赶出去，

这一天终于来了。有一天他们告诉我，希望我到别的公司里去交易，于是，我下定决心在这家公司里要狠狠赚上一笔。这家大公司在市区有很多个分公司，我去了没去过的一家分公司，到了交易大厅问了经理几个比较低级的问题，然后开始交易。我按着我的秘籍操作一只热门股，这个时候总公司有所察觉，问是谁在操作这只股票。经理把总公司的问题转问我，他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爱德华·罗宾森，剑桥人。他把这些转告给总公司，可是总公司的人还是不放心，又问他我长相如何，我让经理告诉总公司的人我又矮又胖，黑头发还有胡子，可这次经理没听我的，如实地告知总公司我的容貌，随之而后他的表情很是凝重，脸红红的，放下电话，他叫我马上离开。

我很想知道总公司都跟他说了什么，就问：“他们都说什么了？”

总公司的人说：“你这个蠢蛋，难道你不知道不能让拉里·利文斯顿（Larry Livingston）在我们公司里交易吗？你居然让他从我这里赚到了700美元！”至于总公司的人还说了什么，他就没告诉我了。

我从这家大公司下属的分公司转到另一家分公司，但是所有公司里的人全都认识我，我没法交保证金没法交易，甚至都不让我进交易大厅里看股市行情，每次进去都会遭到工作人员的白眼。我想了很多办法说服他们允许我在各家分公司交易，可没人理我，我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最后，只有一家公司“收留”了我，那就是我们这个地区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Cosmopolitan Stock Brokerage Company）。

大都会公司是信用等级为A-1级的经纪公司，它在新英格兰的每一个制造业中心都设有分公司，来交易的人非常多。所以我没有被他们阻拦，非常顺利地交易了几个月，当然也不总是赚钱，也有赔的时候，但赚多赔少。到最后还是跟原来一样被他们察觉了出来，不过终究是大公司，没有直接把我赶出交易大厅，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遵守行业规则，而是怕他们的拒绝会遭到我的投诉，如果这样的事见了报，还是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可不要以为他们都是温良的绵羊，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我这样的人，那就是要把我的保证金比例提高到3点，并强制我每0.5点要增加保证金，然后就是1点、1.5点。这下可麻烦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买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的股市价格是90美元，我在公司里交易单上必须写“买10股美国钢铁，90 1/8美元”，如果保证金涨到了1点，那单就要写成“买10股美国钢铁，89 1/4美元”，这1美元就被公司拿走了。投机公司不会强迫交易人补交保证金，也不用让公司职员心痛地卖出用以保本，如果顾客下错了赌注，就会血本无归。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都会想出了更可恶的办法来对付我，那就是要我在买卖时加码。简单地讲，就是买90美元一股的股票，单子上写“买10股美国钢铁，91 1/8”，如果在我买入后股票上涨了1美元，在这个时候卖出的话，我还是亏的。自从我交易的保证金涨到了3点，我的交易能力就减少了2/3。即使大都会给我诸多的刁难我也得接受，如果不接受，那我就得彻底出局，没有公司会允许我交易。

在公司里交易有赚有赔，但还是赚的时候多。大都会的限制足以让别的交易者输个精光，我也备感沉重，可是就算这样，他们还觉得效果不够好。他们精心设置了很多骗局，可都被我一识破，我的第六感救了我。

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是新英格兰地区最有实力、最大的投机公司，他们对交易没有限制，他们是我的仅存希望，我是大都会最固定、交易额最大的个人顾客。大都会有豪华的办公室，有占据一整面墙的价格看板。在纵贯交易大厅的看板上有纽约和波士顿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棉花、小麦、金属等的价格，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利物浦交易的每种东西价格都会出现在看板上——你能想象到每种东西的价格。

该说说投机公司里交易的流程了。把钱给营业员，并告诉他买进还是卖出哪只股票，他根据看板或报价条写下价格——当然写下的必须是最新的价格。营业员会在交易单上写上时间，这样，交易单很像是证券交易所里的委托单，换句话讲，就是记录下交易者在何日何时以什么价格买进或卖出多少只哪个股票并且写上交易额。如果想轧平（译注：既没有多头也没有空头，即为持平或者轧平），就告诉营业员（译注：可以是同一个人，也可以是别的营业员，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规定），他会记下最新的价格，如果他看的价格不是最新的，他会等下一轮价格出现，然后写在你的交易单上，并且写下时间，签好字检查一下再交还给你。如果你赚了钱，你可以到出纳那里凭交易单拿到你赚到的钱，当然，如果股票走势不如你的意，价格超出保证金规定的限度，你的交易就轧平了，交易单也不具任何意义了。

在连交易5股都接受的小公司里，买卖的单子只是张小纸条，以颜色来加以区别。公司也不是只赚不赔，在多头市场中，所有的顾客都判断力精准而坚定地做多，公司会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时候，公司会自动扣掉买卖的手续费，比如，以20美元的价格买进一只股票，交易纸条上会写“20 1/4”，所以你能赚3/4点的涨跌幅度。

在新英格兰地区，大都会是这里最大的交易公司，在几千个客户中，他们是他们最害怕的一个。就算给我的保证金加码到了3点，都不能让我停止交

易，在他们给我的各种苛刻的条件范围内我还是不断地买进和卖出，最多的时候我手上会有5 000只股票同时在交易。

有一次，我放空3 500股美国糖业的股票。大都会使用大张的粉红色的委托单，每张500股。这种大张的委托单上面是空白，可以记录额外要加的保证金。像大都会这样的大公司不会要求交易者补交保证金，因为如果你的保证金不足，他就可以靠你被洗干净赚到利润，他们很高兴这样做。小公司的交易有所不同，如果你想增加保证金，他们会让你重新填一张单子，这样就可以多收一次买进和卖出的手续费。而且1个点的保证金只允许你下跌损失3/4点，超过之后，你的交易就轧平，那1点的保证金就被他们收走，因为他们会把卖出的手续费也一并算上，就如同这是一次新交易。（译注：买进和卖出都要缴纳1/8点的手续费，因此1点的保证金只能允许股价上涨或下跌3/4点，不管是涨还是跌超过了这个数都算赌输了，交易人缴纳的保证金就被公司拿走了。）

这次的交易，我缴纳的保证金超过了1万美元。

我在20岁的时候赚到了我的第一笔1万美元。妈妈认为，除了老洛克菲勒，没人会随身带着1万美元，她认为我应该满足，应该用这些钱去做份正当的工作。我用了不少时间才让她明白这不是赌博，这是一种赚钱方式。在妈妈看来，这1万美元是一笔数目很大的钱，而在我眼里这1万美元意味着它需要更多的保证金。

我以“105 1/4”的价格放空3 500股美国糖业，在交易大厅里有个叫亨利·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的放空2 500股。我坐在我常坐的报价板旁，像我当记录员时一样，不过现在是我喊价格，别人记。美国糖业的价格起伏如我所预料的一样下跌了几个点后停了一会儿又掉头向下。大盘疲软，从种种迹象看会非常有希望。可是突然之间美国糖业盘整时的形态让我有一丝的不安，觉得自己有必要退出市场。当然美国糖业的外盘价是103美元，这也是当天的最低价，这样的下跌没有给我信心，反而更加让我不安，我感觉哪里出了问题，可是又找不到出错的根源。如果股价的走势没有按我的预期发展，而我又不知道原因在何处，也就没办法对这种变化做出预防措施，这样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出市场。

我从来不盲目从事，即使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必须要知道我做一件事的原因，可这次我没有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使我非常不安，而且已经到了坐立不安的地步。我让戴夫·韦曼（Dave Wyman）坐在我的位子上：

“韦曼，我希望你帮我一个忙，你晚些报出美国糖业的价格好吗？”

他坐在我的位子上，我拿着七张委托单走到柜台边，站在负责轧平业务的营业员面前，但我不知道我退出市场的真正原因，所以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为了不让营业员看到我手里的单子，我把它藏在身后。这时，营业员迅速地转头专心地去听电报机的滴答声，我有一种不好的事在暗中进行的预感，我决定马上轧平。正在这时戴夫喊到“美国糖业”，我像闪电般一样把单子放在了营业员面前，马上大声地说“我要轧平全部的美国糖业”，这时戴夫的价格还没报完，营业员必须用上一次的价格轧平，我的话音刚落，戴夫就喊出了“103”。我判断这时的美国糖业应该已经跌破103了。

电报机像发了疯的野马般不停地狂叫，我知道这里面有鬼。营业员没有理会我的单子，还在关注那台电报机，好像在等待什么，于是，我大声喊道：“汤姆，现在报价器上的价格是103，你还在等什么？快点！”

我的声音非常大，交易大厅的人都朝我这边看过来，问出了什么事。大都会虽然是个有实力的公司，没有停业过，但这并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如果有顾客在怀疑，别的顾客也会跟着怀疑，就像传染病一样，所有人都挤兑的话，可能会像银行挤兑一样，最后会破产。所以汤姆满脸不高兴地给我的单子以103的价格轧平。

轧平柜台到出纳窗口的距离只有八英尺，在我向出纳柜台走去的路，戴夫大喊道：“上帝呀，美国糖业，108美元。”可我的单子已经成交，只能笑着对亨利吼道：“晚了，老兄！”

并不是我多疑，这里面确实有阴谋。亨利和我可以放空6 000股美国糖业，交易大厅里还有一些放空的单子，加在一起没有10 000股也有8 000股。如果公司收到的交易美国糖业的保证金有20 000美元，他们就可以拿着20 000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暗中搞鬼，可以利用这20 000美元操控股价，把我的钱通通洗掉。那时候，投机公司如果发现了有很多人在做多一只股票，就会派营业员打压这只股票，把价格压到让所有交易者损失到被洗干净为止。投机公司只要掌握几百股，就可以赚上几千几万美元。

这次的“美国糖业”就是投机公司的杰作。大都会想教训我们这些做空的人，伙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人拉抬美国糖业的股票价格，造成多头市场的假象，然后在108价位上不作任何停留，立马下跌，洗掉了亨利和其他交易者的钱。当年报纸上认为这种没有任何理由的急跌，又没有任何理由的反弹是投机公司的炒作。

非常戏剧性，在大都会骗我几天后，大都会就被纽约的一个作手拿走了7万多美元。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在那个时候的交易市场上具有

非常大的影响力。他在1896年的布莱恩恐慌（Bryan Panic）中做空，一夜成名，在市场上出尽风头。他一直在证券交易所打法规的擦边球，这些法规约束了他的一部分投资计划的实施。他想，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警察不会介意他在大都会拿走一些不光彩的钱。有一天，他让35个人去大都会的各个分公司，约定了一个时间，在得到经理允许的范围里尽最大所能买入了同一只股票，他让这35个人在他的指令下卖出。后面的工作就是他的了，他在市场内散布这只股票将有所作为的消息，然后在证券交易所内部人员的帮助下炒高股价。这些交易所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是一种正当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操作，让股票上涨三四个点是没问题的，是法规所允许的。他的35个人听从他的安排在大都市赚了一大票。

有人算过，他除去手续费和那35个人的报酬，至少赚了7万美元。他以这种办法在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辛辛那提、圣路易斯等地教训了当地比较大的一些投机公司。他钟情于西联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这种可塑性强的股票比较好操纵，上涨和下跌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会以某个价格买进股票，上涨两三个点以后再卖掉，下跌一点后买进，可以再赚3个点……几天前在报上看到了他的讣告，他在去世时身无分文、穷困潦倒。不能想象，如果这则讣告出现在1896年的报纸上，那决不仅仅只是两行字，而一定会占据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第二章

不要跟 股市怄气



1、我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每次按自己的规则交易都会赚到钱，但只要头脑一发热做出愚蠢的操作时，一定会输钱。我偶尔会让冲动压倒理性，我不是圣人。

2、不要跟股市怄气，也不要跟大盘分析理论较劲，这样对自己没半点用处。

大都会证券经纪公司加在我身上的诸多不公平限制——3点的保证金和加码1.5点——还是不能让我放弃，于是，他们打算用更加阴险的手段算计我，并且威胁我要把我赶出交易市场。经过这么多事，我希望到市场的源头去。我决定去纽约而不是波士顿，因为波士顿的分公司的报价都是用电报传来的。我21岁去了纽约，带着2500美元，这是我全部的钱。

之前提到过，我在20岁时就赚到了1万美元，并且在美国糖业那一役中我赚了不止1万美元。虽然如此，我还是有输的时候，如果我能坚持我自己的规则，十次交易中至少有七次能赢钱。可事实上，让我输钱的还是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换句话说，就是在前兆有利的前提下我才会买入，可事情并不总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在华尔街有很多的聪明人，不是傻瓜，可为什么他们会失败？我想，原因就是那个。傻瓜中的傻瓜们不明白“时机”的真正含义，他们认为不管何时何地都可以随时交易，没有人能给自己一个每天都买卖股票的理由，同时，也没有人有足够丰富的交易知识，用以保证他每次的操作都是明智的。

我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每次按自己的规则交易都会赚到钱，但只要头脑一发热做出愚蠢的操作时，一定会输钱。我偶尔会让冲动压倒理性，我不是圣人。每个人都看着面前巨大的报价板，都听着一时都不闲着的电报机工作的声音，每时每刻都有人在交易，每时每刻都有人把手中的委托单变成钱或变成废纸。在证券经纪公司里，保证金是赚钱的保证，如果做长线投资，你会非常容易非常快地被洗干净。忽略大盘走势、不间断操作是华尔街投机者亏损的原因，就算是资深的投资专家也不能幸免，他们认为每天都得赚钱，把投机当成拿固定薪金的工作。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还不知道自己掌握的知识、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规则是一笔财富，它让我能等待长长的两个星期，关注我看好的股票上涨30点后再安全地买入。钱所剩不多了，我不能